

美京百日見聞點滴

羅時實

東方編者阮毅成兄，以余赴美就醫，友好均甚關懷。宜將治病經歷，暨旅美見聞，擇可誌者，向國內報道，乃拉雜寫此以應。

一、就醫與美國醫師

我是六十一年，因舌癌于八月十日，在台北榮民總醫院，首次行剷除手術。因發現有復發徵象，又於同年十一月，動更大手術。這時，有人建議我去美國治療。因我有不少醫師朋友，認為國內三所大醫院——台大、榮總、三軍總醫院對診斷治療，都有相當水準，不會比美國和日本，相差太遠。他們的缺點，是研究的人材和設備不夠。像這種病，他們經歷很多，並無遠去美國必要。其次是經費問題，那時美國沒有保險的人，每日住院費用，平均是一百四十四美元，這不是普通中國人負擔得起。而且在摸清門路以前，沒有找到專門醫院和適當醫師，到反不如在國內方便，遇着困難，容易找到顧問。

去年三月，經過幾次割肉化驗，認為癌症確已復發，但已不能再動剷除手術。在決定照射針六十時，江主任澤春認為最適當時期，是在二次

手術之後，那時五千單位，便可治癒。現在癌細胞已經蔓延，雖用七千單位，仍感沒有把握。他很坦白地說，你在美國有熟人，那邊的設備，究竟比這裏強，當時何以不去美國照射。爲我主持兩次手術的洪主任，也私下對我家人說，如能去美國，還是去美國治療的好。這樣，我才開始調查美國治療癌病情形。我最初祇知道 Houston 的安德生紀念醫院，設有癌症中心，好友吳師曾兄夫人，曾在那裡割治乳癌，結果很好。我把此事，函告在華府工作的五男廷民。他請教在華府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工作的汪嘉康醫師，恰好汪醫師，去邁阿美出席學術會議，會到安德生癌症中心的費萊賓醫師，商談結果，可以讓我在那裏接受研究性的免費治療。這樣，才使我解除了經費負擔的顧慮。因照射針六十，須兩個月後，方能開始檢查。首次檢查，江主任認爲非常滿意。再過兩個月，也未發現有何壞的徵象。這時，我把榮總爲我整理的綜合病歷，寄給汪嘉康醫師。經他和 NIH 的專家研究結果，認爲我如來美治療，無須住院。僅照射與外科手術，他們的人材與治療設備，都夠使用。NIH 是政府的研究

機構，經過他們收容，便無須另外費用。因此，我經過第三次榮總檢查，認爲有復發可能後，便決定前往美國，接受 NIH 的治療。

我是去年十二月七日，從台北飛美，經羅安琪休息一晚，翌日飛抵華府。十一日，經汪嘉康醫師安排去 NIH 檢查。到時，才知道這是一所具有相當規模的研究機構，美國海軍醫院在它左邊，另一美國最大的醫學圖書館就在近處，和這兩大機構聯合成一三角，把這一地區，形成一個醫葯城市。汪醫師的辦公室，是 NIH 的第十建築，主要爲門診部。僅此一所建築，便比榮總大樓寬闊，能容更多的人。爲我檢查的，是頭頸部外科克里汀醫師 Paul Chretien。據汪醫師說，他在這裡十年以上，對這一小的範圍，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在美國堪稱頗具權威的知名人士。他對我的診斷是，我已照過針六十，也不能再動手術，只能使用藥物治療 Chemotherapy。因爲他們這裡沒有專家，他最初建議我去休士頓。因我家人都在美京，因又想起姜士霍浦金斯和佐治城大學都有他們出去的人，結果決定把我介紹給佐治城大學醫院的舒恩教授 DR. Philip Steinn。在去美以前的幾個月，台北的報章雜誌，曾

出現過許多對醫師學識品德的指摘。美國是世界醫葯高度發達國家，醫師人數雖多，却並非每人都能具有為執行業務需要的知識和訓練。醫科學生的在學時間，雖比一般大學生長三年，畢業後實習一年，只是取得普通醫師的名義而已。一般人都是在實習期滿，謀作住院醫師二年，取得臨床經驗，再化兩年作專科研究，這樣才勉強適合執行業務的條件。因為受訓時間長，費用貴（像我就醫的佐治城大學醫學院，已宣告明年學費將增至每年一萬美元）。只要可以獨立開業，都是拚命作賺錢打算。業務忙的，便難得有時間，用在進修上面。現代科學研究，日新月異。尤其是醫葯研究，逐年都有新的進展。沒有時間接觸新的學術刊物，或參加研究性質的學術會議，兩三年後，便會感到原有知識，和新的成就，中間存在一段距離，成為時代知識的落伍者。美國是這類醫師，佔大多數。雖然因診務繁忙，生活問題得到了解決，因未能適時補充為業務需要之新的知識，內心感到空虛，由職業煩惱而引致收入減少，能使整個生活情緒與人生觀受到影響。至於唯利是圖，或玩忽業務的，天下烏鴉一般黑，不僅中國有之，美國也到處可以聽到。尤其是美國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參加健康保險。遇有疾病，本人付的，普通約四分之一，大部份歸保險公司負擔。醫師浮報診費，本人負擔的究屬有限，這也是造成醫師亂敲竹槓的一大流弊。

在我住美京期間，新聞週刊登載一篇 HOW IS YOUR DOCTOR? 有關美國醫師的綜合報導，指出推動美國醫葯進步，提高一般醫學水

準的，應是散處全國各大學醫學院以教學與研究重於臨床的學人醫師。他們都有很高的固定年薪，不靠多看病去增加收入。他們一方是看病，同時還要指導實習和住院醫師，因此對病情會診察周詳，依據科學方法慎重處斷。因為他們具有解惑與傳道的雙重責任，所以在待人接物上，為對學生發生示範作用，會比普通醫師，給予更多的考量。

我的主治醫師舒恩 PHILIP SCHEIN，是佐治城大學醫院內科葯物治癌系 DIVISION OF MEDICAL ONCOLOGY 的主任。另一助理，是系內副教授麥克唐納 JOHN MACDONALD 醫師。他二人共一研究室，每次看他都是共同診察，才作決定。我是抵美京後的第七天（十二月十六日）和他倆首次見面。經過病床診察及透視照相與驗血的例行手續後，他認為我身體的機能健全，無須住院。使用的葯物，是 Methotrexate Sodium。從十八日起，每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前驗血，如為體能許可，半小時後，即作靜脈注射。他說這種療法，雖之把握使癌病斷根，但可收控制之效，藉以延長生命。唯一副作用，是口吐酸水，再重亦只是嘔吐而已。我去美之前，是左邊面部神經劇痛，靠服止痛葯，勉強生活。經注射後，至第三週，神經劇痛完全解除，第四週便能開口講話。嘔吐，經一星期，亦恢復正常。從此能睡能吃，只有大便閉結，是八個月前在榮德照射站六十時起，至此時仍未完全恢復。從第八週起，他認為我可以自由旅行，由他們担任顧問，從這裡帶回葯物，回台灣繼續治療。

我為此特去南部旅行一週，回來檢查身體正常，再經兩旬，便擬撰作歸計。依照他們（還有汪嘉康醫師）的設計，回台北入台大醫院，繼續治療。

這次住美京百日，的確算是一次幸運的安排。不僅是治療方面，無多大花費而已，最大收穫，是和幾位醫師，由認識而成為朋友，消失了過去懷着的顧慮與自卑感，從接觸而感到愉快，增進了我對美國的認識，也減輕了在治療中生理上感受的痛苦。這兩位醫師不僅在專業研究上，有甚高成就，而且具有豐富的常識與幽默感，使人有即之也溫，光風霽月的情懷。我的家人對他們都逐漸生出好感，在我返國之後，繼續和他們保持友情的接觸。當然，這只是代表美國光明一面的少數人，並非每一美國醫師，都有這種美德。我有幸而遇着他們，可以說是不虛此行。

二、美國式生活——豐富中養成的懶人

在美京，我住長女伯華家。距佐治城大學，步行一刻鐘可到，開車只一分鐘。但每星期三，去醫院驗血打針，為尋覓停車地位，往往要花五分到十分鐘。這裡的停車場，規模相當大，上下六層。每到十點半後，十之八九，不會到時便有空位，要等別人的開出，時間便很難算了。我一時說不出，美國究有多少私人汽車。但就大量觀察，以我家在華府的人說，凡是有工作的，每人都有一車。數量既多，停車便成爲一大問題。美國人口，大部份集中都市，因此都市文化，成爲美國文化的代表。每一個踏上美國土地的人，

首先看到的，便是如流水般的汽車行列。這回經濟不景氣的最早表現，也是從汽車生產的減少看出。美國人沒有汽車，不能作事。有了，又要為尋覓停車地點操心。尤其是像紐約這樣大的地方，為想去第五街，多走幾家商店，比較觀摩，儘管近處容易找到每小時收費二三美元的停車場，步行來回，至少要花上五分到十分鐘。這在平時，只是多費時間而已。如週戰時空襲，在警報發放之後，買貨的從公司出來，步行到車場取車，大家擁擠在一起，即使都能遵守秩序，試想這要花費多少時間，在這核子時代，像這樣步行取車時間，和取車之後爭先恐後的不斷長龍，將會造成怎樣後果，這些都是不堪想像的事。

約在十幾年前，住在美國都市，年薪在一萬到兩萬之間的青年工作者，忽然像一陣風樣，紛紛把家眷移住郊區。可能是顧慮到核子戰爭的威脅，也許是厭惡都市的空氣污染，使他們要另找比較安全清新之處。可是，這樣花在上下班往返開車的時間上，比從前要增加許多。雖然，郊區的房租少些，用在往返開車汽油上的錢，並不一定省出的房租錢少。這在當時汽油便宜可能並未計算到，經過這一兩年汽油漲價，便使他們開始感到，這多少也是生活上的一種壓迫。人們除工作交游而外，還有文化和藝術欣賞，也是消閒生活的重要部份。這類游樂處所和大的百貨公司，多在市區，自從移居郊區之後，要想出去一趟，得要打定主意，選擇時間，不會和從前那樣從心所欲，說走就走。

美國的郊區發展，和因停車引起的問題，是

我在這百日客居生活，最早獲得的印象。我從星一至星五，住市區長女伯華家。週末兩日，則分去老四和老五兩家。他們接我和他們午餐，晚飯後看電視到八時半，又由他們把我送回。路程經常是三十至四十分鐘，路上車多或風雨路滑，可能要一小時。老五住的，是普通公寓，每幢住六家至八家。和這種公寓不同之處，是有廣大草地和樹木。每幢有相當距離，看不出有何擁擠氣息，在近處一二哩，也有購物中心和銀行小學。老四住的，是如陽明山式的小型別墅，每宅都有空地半英畝至一英畝，可廣種花木並供兒童嬉戲活動。這和前者，雖因個人收入不同，在房屋空間和內部陳設上，有所差別。至于生活方式，則都是各自為政，與鄰居少有往來。在夫妻都有工作人家，都是清晨即起，吃完簡單早點，忙著上班。直至下午六時，才各自回家。花一小時，準備享受這一天的正餐。因此有小孩的，便須在上班之前，將小孩送至近處人家代管，下班後又將他們接回。這樣，每週五日，很難有空閒時間，小孩也只是在週末兩日，才能和父母一起，因此在中國人家，很少小孩能從父母學說本國語言。其性格和生活方式，也就跟着環境變了。

在我留學時期，西歐的社交中心，是附近的教堂。每逢星期，大家都換上新裝，去教堂禮拜。在此前後，鄰居舊友，可以上下古今，任意攀談。也可對公共福利和地方興革，表示意見。近年，無論西歐和美國人，對宗教熱忱，都在逐漸消失。加上週日五天，為生活忙碌，除極少數人外，都要利用這週末時間，做家庭清潔整理工作。

美國是工業社會，分工細密，各人知識，多只限於本人的專業範圍。因此，專業的知識鑽研愈深，普通的常識知道愈少。像紐約時報，每日都是三四十面，讀者只能先看索引，然後翻閱和自己業務或具有特殊關係的新聞。對具有專門性質的東西，都是聽取平素研究該一問題的專家意見。他們在上班時間，沒有工夫和別人攀談業務以外的事。回家，也很少時間，閱讀偵探小說以外的東西。因此，接觸最多的便是晚餐之後，夫妻和小孩共同欣賞的電視。這裡有無須上戲院看到的電視戲劇，也有全國一流的歌舞和綜藝節目。最省事的，便是比報紙報導快而逼真的當天新聞。電視在美國早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工具，是因有它而使現代美國人足不出戶而得到為生活所需的知識與視聽之娛。他們不是每人都對世界動態，具有獨立判斷能力，有人替他作研究分析，覺得大致不錯，聽的多了會于無形之中，形成自己的意見。因此，在電視上主持一個節目，受到歡迎的人，可以馬上成為全國知名之士。尤其是作新聞評論的人，能在重要關節上，使他的意見，成為多數人的意見。時日既久，使其社會地位繼續增高。最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列舉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十人，其中一人，就是電視上的新聞評論員。

從我到達美京日起，每日早晚三種報紙（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明星晚報），其頭條新聞，幾乎少有例外，都是報導有關失業人數及處理通貨膨脹的新聞。這三十年來都是通貨膨脹時，失業減少、膨脹消失、失業增加。只有這回是兩

種現象同時存在，給經濟專家增加許多煩惱。不過這回的衰退，雖然有人把它的嚴重性，和三十年代的恐慌，等量齊觀，我個人却是另外一種看法。我是一九二九年紐約交易所的風潮之前，到英國留學，對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在以前不能在紐約和倫敦市上，看出任何山雨欲來的徵象。交易所的風潮，是突如其來的。在迅速惡化之後

許多經濟學大師，都為風潮發呆，瞠目不知所云。研究經濟學的人，在馬歇爾的原理八版之後，以為經濟學已經具有深厚的科學基礎，至此又開始動搖，甚至連研習經濟學的目的，也引起了問題。到一九三六，凱恩斯的一般理論出版，研習經濟學人們才始集中心力，研究怎樣解決就業問題。這三十年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都是朝這一方向發展，避免大規模失業的問題發生。因為政府和工業生產者，以及管理通貨的聯邦儲備銀行，都是戰戰兢兢，以防止失業，緩和膨脹為務。像三十年代的持久衰退，便不容易照樣發生。在三月初，雖然失業人數，仍然增加到百分之八點二，已有好幾方面，看出惡化在接近停止或開始緩和的徵象。我上回訪美，是在七年之前，許多經濟學者，為美國經濟繼續繁榮，進入第七年而感到驚異。經過三四兩月，好像心情在開始鬆弛，看到一點曙光了。在過去一年，許多人照例須換新車的，都將就下去。汽車在美國是少不了的，再拖半年，難免許多有固定工作的，會一窩蜂購換新車。汽車工業的景氣改變，可能會帶動其他有關工業恢復繁榮。

這回的衰退，和三十年代所見，最大不同處

是失業人們照樣生活。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的貨架，都堆滿商品，主婦們每天都大包大包地把東西搬回家中，絲毫看不出如三十年代那種愁雲慘霧樣，嗷嗷待哺情形。這當然是由於有了社會安全措施，人們沒有工作，另有失業受益，維持生活之故。但也因這樣，在美國引起許多不合情理的事。因我到美京正是經濟衰退時期，為社會安全引起的負擔，也是人們日常見面最容易有的話題。我的家人，就曾親眼在超級市場，見一黑人選購上等牛肉十五磅，出門付賬時，拿出的竟是 Food Stamp (糧票)。因為任何立法，多少總會留下一些能為壞人利用的漏洞。所謂失業，一般係指沒有每週五天或四天的固定工作而言，每週做一二日零工，仍是找得到的。有這兩天零工收入，加上失業受益，不會比有工作的少，却比別人可以偷懶三日。因此他照樣生活，並且過的不亦樂乎。可是對整個社會風氣說，這是要不得的。然而，這種情形，却在美國各地，普遍存在。

因此，有人就心這會拖垮美國的經濟（一九六九美國社會安全支出的費用，超過這半年許多大國同年的全部支出）。事實上，經過這半年的經濟衰退，供社會安全給付的信託基金，正在急劇遞減。人們就心到一九八〇，便不容易繼續維持下去。但這是保衛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堅強堡壘，無論怎樣，只能在方法上謀求改良，不能因為有人偷懶，便輕言取消。這是教育與民族氣質的道德問題，和民主政治的缺點一樣，需要相當時間，讓它自然改善。今年二月中旬，因為許

多人責難這一制度，有幾位負過實際責任的人和社會保險專家與經濟學者，對此作過一番徹底檢討，認為這和整個經濟有關。目前的衰退，並未到達動搖基金本身的程度，跟着經濟好轉，基金狀況也會隨而改善。

三、美國的光明面

美國是一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特徵，是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負行政重責的人。但當前美國的總統和副總統，却未經過人民選舉，照樣能夠負起領導國家的責任。在政權交接時，也未聽到有人批評說這種作法不對。也沒有任何地方或政治團體，對此提出過反對意見。

從這裡，可以充份看出美國人的守法精神。因這種作法，是經過最近一次憲法修正的規定。憲法規定之後，每一公民便有服從和維護的責任。在這一方面，美國人比起西歐國家，有其值得驕傲之處。他們是來自不同祖籍的人，嚮往美國的自由生活與發展機會。一經入籍，都把美國看作自己的國家，接受法律保護，尋求各自的發展。日本人沒有認識美國人的向心力，創下了珍珠港的大禍。希特勒的最大錯誤，也是未能避免和美國開戰。美國人相信法律，任何爭端經過法院宣告，便得服服貼貼，接受它的判決。

我是從羅斯福中風逝世，杜魯門步入白宮繼任總統，開始獲得印象。詹森也是在甘迺迪被刺，宣告回生無望，馬上在飛機旁邊，在大法官監臨之下，宣誓繼任總統。這兩人在平時都不是才華素著，被人看作了不起的角色。進入白宮，

却都能按部就班，把國家大政，安排得妥妥貼貼。尤其是杜魯門，在幾次重大決策時，表現了他的果斷和政治家風範。足見這一國家的教育水準，和民主素養，都有深厚基礎。形成制度之後，遇事有成規可循。雖屬中才，不致逾矩。這就是法治的好處。

美國人的守法精神，配合着私有財產社會化，可以說是構成美國社會穩定的兩大支柱。在尼克森初上台時，他曾說過，那時美國已很難看出有無產階級的存在。雖然，無產階級的經濟含義，是指工人沒有掌握自己的生產工具而言。美國的工人，至今也並未掌握自己的生產工具。可是他們有百分之六十三以上住的是自己房屋，他們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載人汽車，沒有汽車的人佔極少數，一家而有二輛以上，則在逐日增加中。他們百分之六十以上人，購有人壽保險，在一九六八，每家投保額，平均為一萬八千四百元。投保人的平均保額，為二萬三千元。就平均所得說，等於是三十個月的所得。他們的國民儲蓄，也極為普遍。一九六八年，美國金融機構的定期存款，是四百〇七億元，是全部可處分所得的百分之六點九。這一年，存在銀行和各種儲蓄會，可以用作各種投資的存款，為三千九百四十二億元。假如握有公司股票，可以解釋為握有生產工具，美國現有二千七百萬工人持有各類公司的股票，其中有不少就是本公司的工人和雇員。投資於股票債券的人數，在十多年前，不過數十萬人，現在已逾一千萬人。這類基金，亦由一九〇〇年之四億四千七百萬，至一九六八增至五百二十億元。

。因為私有財產，成為社會普遍現象，願意工作的人，不至為衣食生活耽心，使無心去理會共產主義者宣傳的一套。

自從美國從高棉和越南退出之後，整個世界，都在對美國作不同的估計和揣測。美國人也不諱言，這回他們受到的打擊，在嚴重性上並不次于珍珠港的襲擊。也不會因受到這種打擊便對過去背起的世界責任，推卸不理。他們具有坦白承認失敗的勇氣。這在英國可以立刻造成倒閣的大事，在美國却能和承受珍珠港的打擊一樣，沉着氣，埋頭另謀補救辦法。

就美國對整個世界政策而言，為面對這一問題，他們並非沒有繼續冒險的力量，如不幸因局部戰爭引致世界性的戰事，他們便得慎重考慮，在這時是否值得發動這一毀滅性的戰事。假如避走這一條路，則一向不以戰勝為目的的圍堵政策，就美國立場說，仍是能為兩黨共同接受國內多數人的意見。問題全出在尼克森一人身上，他為了便利選舉，討好羣衆心理，提出以談判代替抵抗的口號。更不幸因水門案發，美國的行政中心形同癱瘓，新政權又為處理經濟問題，使原屬急切問題的援助棉越，成為次要。這樣便把中南半島輕輕地送了。

說到水門案，這原是政黨政治中對付別黨慣用的下流手段。從輕處說，這種揭人瘡疤，尋人短處的不道德行為，原屬所在多有。但是一經發覺，被人拿住把柄而宣揚出來，則可大可小，所謂提起千斤放下四兩的事。偏偏這次幾個首犯都是環繞總統身邊的頂尖幹部，在這公開閉社會正是

給予新聞記者成名的機會。

水門案雖為美國民主政治沾上很大污點，也為美國民主政治，立下一個更上層樓，步入高境界的里程碑。民主政治之可貴，是它未嘗定型，一直朝向進步的方向發展。它從打破政治權的獨佔，而與貴族和僧侶鬥爭，在取得政權之後，又為爭取經濟平等，從事打破富人政治的財富控制。這回鬥爭的成就，是強調民主政治的道德條件，由免除金錢污染而更進一步，指出從事政治工作的人，除才能而外，更應具有高尚的品格。

美國的民主傳統，是從建國初期諸先哲，如吉弗森(Thomas Jiferson)、潘恩(Thomas Paine)等人提倡共和道德 Republic Morality，奠定基礎。他們的教育，一直是從小學時起，便訓練學生要約束自己、信賴自己，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接受批評，承認別人是和自己同樣有發言權，尊重別人合法取得的權力。他們是從小以至長大，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環境。民主生活，是他們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因此去到別的國家，沒有這種傳統的地方，便會拿出他們自己的價值標準，去衡量批評這一地方的政府和人民。他們的動機並不壞，祇因昧于各自的環境和背景不同，往往會造成極不愉快，甚至以嚴重的悲劇收場。

任何去過美國的人，看到近年先後發生的問題，如種族、性的解放，以及囚首垢面的嬉皮生活，乃至沉重的援外負擔和國債與赤字預算等等，都會感到頭痛，懷疑他們怎樣還能繼續下去。的確，這在別的國家，要有任何一項，都能動搖國本，為外來顛覆勢力，製造機會。在美國這只

是萬花筒中的黑暗一面，另有千千萬萬不聲不響的人，分別在大學和公司的研究所與實驗室中，從事發掘宇宙秘密，增進人類福祉，為美國厚植國力，為世界安全保障的光明面，則非具有深度的知識份子不易了解。

美國是工業高度發達國家。工業的力量，就是國家的力量。過去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美國的工業力量戰勝的。今日的美國，能為自由世界，擔當保衛重任，依然是靠她超越蘇俄的工業力量。美國不僅在科學與工業技術的研究上，有超越成就，她每一工人的平均生產力，一直是西歐工業高度發達國家工人生產力的一倍。她的每一公民，都是高中畢業生，為保持和增進每一工人的生產力計，美國政府在這些年來，幾於每隔十一日，便有一所新的技術專科學校成立 Junior College，使未進大學人們獲得進修機會，藉以提高工人的知識和技術水準。

偶然從電視看到一次為防制非法入境，由內政部次長召集的專家座談會，才知道每年從四面八方特別是美墨接壤處，非法進入美國的，多達八百萬人。被發覺遣回的，約計為一百萬人。今年美國的失業人數才八百多萬，假如照這樣持續下去，即使現在失業的八百萬人，都能找到工作，明年又多出七百萬。其惟一目的，就是來美尋求工作的人。試想，美國政府的負擔是多麼重！然而他們還是一年一年的持續下去，從這裡也可看美國生產的潛力，是夠大的。

四、美國人對中共的幾種看法

在我這回旅居美京期間，代表政府的機構，除我們的大使館外，另有由尼克森訪問大陸勾搭出來毛記政權的聯絡辦事處。我曾幾次坐車經過這一處所，雖然地方很大，辦事的人數不少，也捨得花錢，但我確實知道，他們從來不讓一個人去外面單獨工作，經常都是一輛車，幾個人，便於相互監視。不過也未聽到有如以前在歐洲發現過的投奔自由的人。

我們的僑社，因多數人都有親屬住在香港，熟知大陸過去和現在所為，所以他們還不容易打入。遇有重要集會，僑社都是請大使館指導。今年的春節，僑社相當熱鬧，我們的沈大使到了，並未見到有他們的影子。據說，他們選擇的工作對象，是以青年學生為主。因為他們竊取政權，已二十多年，所有前期大規模屠殺的經過，這批派來美國工作的青年，其本身並無多大經歷。他們都是毛朝教育訓練出來的，其對外宣傳的一套，全是炫耀他們在飛彈和核子武器上的成就，和在國際舞台耀武揚威的得意情形。因為他們有其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對美國社會弱點，則刻意宣揚，極盡詆毀之能事。因此，對性情偏激的留學生，也往往能發生作用。德州大學有一得過博士的台灣省籍學生，就曾受其蠱惑，前往大陸，有信給他的同學，說在南昌大學教書。

這幾年，的確有不少學人，回大陸去過。他們要回去看看，是因他們都具有美國公民的身份，平時並未明白反共，花點錢探望家人，看看長期變亂後的本國情形，人情上也並非說不過去。

至於未能說老實話，指摘匪幫罪惡，則因顧慮留在大陸的家人，怕他們會受到報復。至于昧着良心，一味討好共黨，甚至為他們牽着鼻子走，別有用心，在去過大陸回來的人中，究竟還是少數。

外國人中，雖有不少以耳為目，到過幾處共黨計劃佈置，專供外人參觀地方，走馬看花，使信口開河，為他們作傳聲筒。但對中國比較有深度研究，熟悉戰前中國情形的人，如費正清一類，從前認為他們是革命的積極份子，頗具好感的人，前年再去一趟，看到他的舊時相識，認為是專做學問的如張奚若、馮友蘭、錢端升、金岳霖輩，除張奚若一人有汽車代步，能說幾句應酬話外，餘的皆沒精打采，面部毫無表情的一股可憐相，也在開始懷疑，在這種極權恐怖，毀滅人性與尊嚴的統治，是否能有特立獨行，從事創造發明的人才，這種國家還會有前途麼？

林邁可助爵，是從珍珠港事變時起，逃往延安，曾為毛澤東建造一座可與印度聯繫的廣播電台，對中共國際宣傳，有過極大貢獻，也因此與毛澤東、周恩來，成為拍拍肩膀的朋友。等到毛朝取得政權之後，他從陪同英國首相艾德禮訪問中共之後，發覺毛周的態度變了。最近一次，他夫婦又去大陸，不僅見不到毛周踪影，連燕京出身的喬某，亦避不見面，只和他的副手，敷衍幾句。他是外國人中了解共黨真正面貌的一人。

他要以其餘年，從事寫作講演，揭發共產黨人的罪惡。

因此，便有人要問，中共是憑藉什麼能造成風潮，引起世界的注視？在此，我先引用兩個人

的話，作為解釋：

在美國有一發過小財的餐館老闆，于二十年前，以船員跳海登岸。身上只攜有嗎啡二包，和人賭博，一夜輸光。從此便為傭工，積資開一餐館。他在顧客中，認識了參議員賈克森，由他介紹，先去廣州參加商展。然後去上海、北平、漢口、重慶，購有不少日用品，隨身分送，在大陸住了四五十日。他說那裡的人，都有工作，也都要工作。工作的收入，是每月二十元，兩人工作，可以養活一個不能工作的老人或小孩。他有熱人作教員或做機器的，每月可以拿到七十元，生活便很舒適。他們在生活享受上，看不出有多大差別。除食物外，衣着是配給，住屋也是半配給制。當兵的待遇最好，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弟最吃虧，從前邊遠沒有人去的地方，現在都是這些人去開發。他很高興他看到的生活方式，還遇到從前他很羨慕過有錢人家，現在接受他的救濟物品而感得到得意。他回到香港之後，還特意來台灣看看。他先到警務處報告他在大陸所見，返東京又向我大使館口頭報告。

這位餐館老闆，說不上是知識份子。另一位世界知名特有的經濟學者，在前年，去過大陸

參觀。回來，再三稱道的，也是財富分配均勻，生活享受上，看不出有多大差別。他說：財富的均勻分配，是人類自營生活以來的共同願望，可是沒有那一國家和地區，能夠做到。他並不主張，美國要仿行這種經濟制度。美國在二次大戰後，為助成印度，用民主方式，從事經濟建設，花了上百億美元，每年仍有上千萬人死于饑餓。足見印度的民主方式，不如中共的極權有效。

這兩種意見，多少都有一些代表性。其共同之點，是指世人都對財富的均勻分配，多少具有嚮往的心情。但這兩人，都沒有說這是達成財富均勻分配的唯一途徑。假如另有和平而更近情理的方法，照樣達成財富的均勻分配，為什麼一定要用極權殘殺的恐怖手段？假如只有照中共做法，才能達成目的，何以美國又不必要走這同一路線。

我認為這一切都是由於人們健忘的緣故。今天大家已逐漸了解，這回越南和高棉一垮而不可收拾，和二十六年之前，中國大陸淪陷經歷，幾乎是同一歷史悲劇的再演。我想美國和越棉兩國的政要，如真能記取中國大陸淪陷的教訓，這一悲劇覆轍，是可避免再蹈的。

我們幸有總統 蔣公，在天地昏黑，是非不彰，無可奈何之時，能以最大決心，不顧世界短視者的指摘，在台灣集中部分人力財力，照 國父民生主義指示，建設一個由無到有，現在也可以

說是接近小康，財富差距不大，却能鼓勵奮發的社會。我想，關心世界前途人士，不久會逐漸認識，我們表現的，就是不經極權恐怖，造成大家都有，能使財富分配接近均勻的自由社會。只要大陸能讓外人多看一點，從隔海對照，便使自由與奴役、和平與恐怖的分別，格外清楚了。

竹添光鴻 撰

毛詩會箋 十冊

八折特價四八〇元
(定價六百元)
八月底截止

本書以毛傳為主，兼采漢宋，融會貫通，不立門戶之見，其於名物訓詁詮釋亦極詳，誠為研讀毛詩者之寶筏。

華國出版社 印行

總經銷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